

诗路放歌
喜迎新年

◆ 杨水林

旧岁的最后一页剪影
正被风儿轻轻翻过
那些褶皱里的汗水与尘埃
终将被一场瑞雪熨染成洁白的伏笔

总喜欢在回望中确认方向
看炉火映红窗棂听钟声漫过街巷
所有的奔波与隐忍
都在此刻化为温暖的注脚

不必追问过往的答案
且把遗憾酿成酒,敬往事一杯
以慰藉那些暗夜里独自发光的日子

新年的风已悄然吹在眉梢
带着旷野的苍茫和春天的请柬
此刻,我想在雪融处种下憧憬
在晨光里擦亮梦想的底色

点燃爆竹,寄语春天
站在崭新的起点
看山河辽阔,人间烟火
唯愿你我心中有光,行有力量
不负韶华,再赴远方

祭灶

糖瓜粘住了灶火的余温
也粘住一年没说出口的风尘
灶王爷的案几上
半碗清茶,几缕香魂
是人间最软的虔诚

烟火绕着灶台打旋
把柴米油盐熬成岁岁平安
红纸写尽吉祥话
轻轻贴在烟火人间
愿归途无寒,岁岁浪漫依然

昨日的尘烟随香火散去
新岁的暖意从灶膛蔓延
一口甜糯香味入喉
便把所有的牵挂都托付给流年

回家过年

风雪弥漫归途
返乡过年的异乡人
从四面八方踏上回家的旅程

红白相间的蛇皮袋
绿色的迷彩服、黄色的头盔
连同疲惫而兴奋的眼神
被大小车辆逐一绑定
然后目视前方,汇入滚滚的铁流
朝着一个叫家的方向远行

百万大军回乡潮
成为乡土中国的一抹亮色
成为这个季节最温暖的写意

妻儿老小是村头的眺望
熟悉的鸡鸣狗吠
刺痛了彻骨的乡愁
家是等待游子归乡的灯火
是大红春联照亮的门楣
是父亲反复打扫的干净院落
是母亲掌心升起的袅袅炊烟

热气腾腾的年夜饭
被一杯苞谷酒引领
欢声笑语中,谁的杯盏盛满风霜
盛满爆竹声声,被一饮而尽
谁的眼睛满含爱怜
偷偷瞟向日思夜想的儿郎

回家过年,唤起了内心深处
最柔软的情感

年夜饭

◆ 秦继利

一年的忙碌在这一刻停歇
这一刻 群鸟迁徙归巢
群帆潮涌般
回归休憩的港湾

年夜饭
最温馨甜美隆重的相聚
一年的分离与打拼
一年的苦辣与酸甜
此时,在亲情中释然

每年此刻,父母都盼着我们回家过年
我们都急着赶回家
除夕夜,萝卜大葱肉馅饺子格外鲜香
问候,唠家常,陪老人说说话
帮老人做饭
使这夜的饺子更有味道

在家包饺子,抑或做一桌好菜
品尝家和家人的味道
再喝上几杯美酒
将一年的开心快乐

将一年的坎坎坷坷
溶入杯盏之中
将新年的美好祝福与憧憬
写在笑意的脸上

年夜饭
过年、守夜、团圆
又找到了祖辈和儿时那种
传统与本真的味道

灯下漫笔

◆ 杨水林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一年。“银蛇腾空去,烈马飞奔来”,侧耳谛听,那清脆而渐近的马蹄声,正叩响岁月的门扉——丙午马年,已在这韵律中如期而至。

十二生肖中,马居第七,与地支“午”相配,日当正午的“午时”亦被称为“马时”。自古以来,马便是人类忠诚而勇敢的伙伴,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文化交融、见证民族兴衰与国家富强的历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马为草食性家畜,列“六畜”之首,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据考,约5000万年前,北美大陆已出现其始祖,体型如犬,灵巧可爱。我国养马历史悠远,数量曾居世界前列,品种亦随文明演进而日益丰富。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的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多年前,先民已开始驯养马匹。今日我们所见的骏马,历经漫长进化,已衍生出250余品种,形态各异,气质非凡。

华夏文明早与马结下不解之缘。甲骨文已有“马”字记载;春秋战国设官职掌管车马;汉代“驸马都尉”专司御马。《说文解字》释:“马,怒也,武也。”怒为健壮神骏,武即勇猛刚健。秦始皇兵马俑中,陶马与兵俑战车协同列阵,或昂首嘶鸣,或奋蹄欲驰,再现当年金戈铁马、一统

骏马飞奔迎春来

◆ 吴建国

山河的雄浑气象。汉将李广远征大宛,获汗血宝马,武帝爱之,更名为“天马”。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雕“马踏飞燕”,一足踏燕,三足凌空,恰似天马行空,迅疾如电,成为不朽的艺术瑰宝。至唐代,太宗李世民将6匹战马刻为“昭陵六骏”,浮雕线条流畅,造型矫健,寄托着一代英主对骏马的深挚情怀。

马的形象亦深深烙印于世界多元文化之中。在古希腊,马是神的坐骑,象征力量与自由;在阿拉伯,马被视为神圣的财富与荣誉,融入家庭与信仰生活;在欧洲,马与骑士精神紧密相连,代表勇气与忠诚。虽地域不同、文化各异,人们对马的喜爱与敬重却如出一辙。

马的形体,本身便是力与美的结合。它头颅高昂,颈项修长,脊背丰隆,四肢强健。静立时悠然自若,奔驰时则四蹄腾空,长鬃飞扬,宛如掠过原野的风。其毛色或乌骓,或青骢,或枣红,或踏雪,皆似天然华服,衬托出温文而飒爽的仪态。运动中的马更是将生命的激情与优雅展露无遗——昂首的自信、交替的蹄音、挥洒的尾鬃,每一处细节皆流动着自然的韵律,堪称造化馈赠人类的生动杰作。

马性耐劳,能任重致远。耕地拉车、载货乘

骑、沙场征战、信息传递,无不是其“职责”所在。白马驮经,助佛法东传;张骞策马,踏出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马帮络绎,联通中外商贸。春种秋收,它是田埂上沉默的伙伴;古战场中,它是冲锋陷阵的战友;今日边关,它仍与战士共守山河;奥运赛场上,它更化身优雅的舞者,随乐音踏步,与人默契共舞,展现力与美的交融。

在中国文化深处,马更被赋予精神象征,常与龙并提。汉代龙纹常作“马首蛇尾”,可见马龙形象自古交融。“龙马精神”一词,便将马喻为行走在地上的龙,视为黄河精灵、华夏儿女的化身。因其智慧、忠诚、勇毅、坚韧,马亦成为吉祥的象征,寓意奋进、成功与不息的生命力。这“龙马精神”,早已汇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代表一种永远向前、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

马亦活跃于艺术殿堂之中。从姓氏到成语,从文学到绘画,其形象无处不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写尽马踏连营的雄阔;敦煌壁画、出土文物、历代邮票,常可见其俊逸身影。画马之名家代有人才出:唐代韩干以马为师,厩中观察,笔下马匹骨肉匀停、气韵生动;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子昂皆以马题材驰名;清代郎世宁融中西笔法,马匹写实而传神;至近代徐悲鸿,更是

以豪迈笔墨写奔马之势,在《八骏图》等作品中寄托对自由与力量的深切向往。

马还为人类提供了营养丰富的乳肉、药物和用品。马肉属瘦肉型,是制高级薰香肉、火腿、碎肉的原料,在国际市场上畅销。马奶是营养丰富的饮品,能消渴、增强免疫力。至于日用品皮革、刷子、胶片等也可以从马身上得到。马浑身上下皆可入药,如马心、皮、肝、骨等皆有一定定的医疗用途。马鬃用于治疗辅助、工业工具制作、工艺品装饰及传统应用,给予人类服务。

今日,虽然科技进步逐渐替代了马在劳动与运输中的角色,但它在文化长河中所承载的意象与精神,却从未褪色。那活力、坚毅、忠诚与成功的寓意,依然深深镌刻于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

凯歌辞旧岁,骏马迎新春。听,马蹄声声,那是时光前行的节拍;看,马到成功,那是事业腾飞的吉兆;思,马踏飞燕,那是人生舞步的轻盈;感,倚马千言,那是才思奔涌的欢畅。当又一个马年翩然而至,这些穿越时空的骏马身影,仍将在文明的长河中驰骋不息,踏响永恒而清澈的回音……提醒我们,永远怀抱那份奔腾向前的生命热情。

人与自然

养盆水仙诗过年

◆ 韩红军

新春渐近,年味日浓。旧时过年,无论贫富,家家多有养年花、插年花的习俗。水仙,素洁清雅,花期又恰在岁尾年末,于万花凋零的隆冬展翠吐芳,春意盎然,祥瑞温馨,自古便是“岁朝清供”年花之首选。

过年供养水仙之妙,多见方家高论,然自认为民国著名园艺家黄岳渊、黄德邻父子合著的《花经》所述,最是精到:“水仙蜡蕊素瓣,冷艳幽香;岁暮天寒,花事岑寂之际;盛以磁钵,满贮清水,下佐文石;供诸明窗之前,净几之上;芬芳扑鼻,清致入画;仅此一丛,点缀岁朝,大为生色也。”

入了腊月,我也兴冲冲买回几头水仙球茎。摆在浅浅的白瓷水盆中,周围放上几粒紫红卵石,垫实压稳。之后,倒入清水,置于客厅临窗的黄花木架向阳处,静待花开迎新年。

午后晴暖,阳光绵柔、清亮,透过鱼背竹的叶罅、三角梅的枝隙,静静投射在花架间、水盆里。水盆清浅,波光微漾。细碎波光中,白嫩嫩、胖嘟嘟的水仙鳞茎,活似个个刚出生的娃娃,小脑瓜白亮浑圆,呆萌中又透着几分淘气、几分可爱。

两三天工夫,从玉白的茎片间便冒出了一片片尖细的嫩芽。细嫩的芽尖吸吮着阳光、润泽着清水,又抽生出了碧绿青翠的芽条,小指宽窄,扁平细长。随着芽条渐长,此时的水仙,出落成了豆蔻少女,渐显出娉婷婷的腰身。最可人的,是芽条的“绿”。这绿,不是黄兮兮的嫩绿,亦非暗沉沉的墨绿,而是水润润、翠生生、绿莹莹的“葱绿”,如冰晶、似翡翠。明艳阳光下,片片翠叶之间,笼罩着团团绿光。叶间的青绿和阳光的鹅黄相互碰撞、汇混,使花架、阳台,甚至于整个客厅,都氤氲着盈盈绿意、融融春意。

不待水仙花朵葳蕤绽放,这盆水仙已然凝姿约素,绿意清新,崭露不俗。记得汪曾祺有散文《岁朝清供》,其中提及新春时节北京百姓春节供养“年花”的见闻。富贵人家“常常在大厅里摆两盆梅花”,既富贵又高雅;穷苦人家养不起娇贵的盆花,但依然讲究“生活的仪式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所谓“要有一点颜色”,无非就是这一簇簇赏心悦目、清明惹眼的“绿”。

其实,无论是单瓣,抑或重瓣,只是花形不同,并无高下之分,总是能带给人们无限的暖意、喜气、希望。眼前这盆水仙,花茎上更多的是一只只未开的花苞。但我相信,它是“攒聚浅绿为葱郁、积聚芳香为浓郁”,要把最美丽的花姿、最浓郁的花香留待过年。

我相信,每一朵努力的小小花苞都能绽放成夺目的花朵。这是对水仙的期许,也是对来年生活的一份希冀!



白金尧

拜年帖

◆ 王幅明

灯笼升起来了

街头巷尾,每一个小区,灯笼升起来了。
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在寒风中跳跃,驱散严冬的冷寂。它们是夜的眼,温柔地俯瞰着人间烟火,照亮游子回家的路,脚步不再迷茫。

每盏灯笼都藏着一个团圆的梦,对新岁无尽的憧憬。

马年的前夕,灯笼升起来了,预示着万马奔腾,把希望与喜悦,挂满整个天地。

拜年帖

飞雪送蛇归,骏马迎春来。梅枝抖落寒霜,绽

开第一抹胭脂红,那是春天缝在门楣上的针脚,细密,炽热,绣出万家灯火。

团圆饭香裹着笑语。酒杯碰撞,惊醒了沉睡的窗花。剪纸的骏马鬃毛飞扬,驮着祥云,跃上瓷碗的边缘,与饺子共舞。

手机震动,祝福如星群划过屏幕。而我,还是偏爱那枚盖着邮戳的拜年帖,它穿过风雪,马蹄印烙在信封上,像一句古老的诺言,比岁月更加深沉。

孩童嬉戏,长街逐梦。马铃铛系在风铃草上,叮当声碎成金箔,撒向守夜人的肩头。新年的钟声吸走最后一粒星光,骏马抖擞银鬃。接过朝阳递来的缰绳,你我骑上骏马,蹄下生风。

色供品,她在敞亮的开放式厨房里,于电磁炉旁放了一碟巧克力。“妈,洋灶王爷估计也爱吃甜的。”她玩笑道。母女俩隔着整个太平洋,却在同一刻,点燃了心中那簇象征性的灶火。

说到底,辞灶这事儿,核心从来不是迷信,而是我们对寻常日子的一种郑重态度。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里记载:“廿三日,祀灶,用糖饼、黍糕、栗枣、胡桃、炒豆祀灶君,以槽草秣灶马。”你看,祭品并无稀奇之物,全是百姓家日常的吃食。用最普通的食物敬神,正说明在古人心中,神明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就活在同一缕炊烟中,同一份冷暖里。

如今,那些深植在习俗里的文化密码仍在:我们依旧讲究“年年有余”,期盼“甜甜蜜蜜”,相信“除旧布新”。只不过,灶王爷的“述职报告”,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年终总结;那黏牙的灶糖,化作了微信里一个个祝福的表情。

那年回到老家。村里大多人家已用上了天然气灶,唯独王奶奶还守着她的老灶台。夕阳西下时,她点燃柴火,准备祭灶最后一道活儿——烙送行的饼。面饼在铁锅上滋滋作响,腾起的麦香与松柴的烟气交融,萦绕在整个小院。

“您说,灶王爷真能吃到吗?”

王奶奶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像绽放的菊花:“吃不到嘴里,还吃不到心里吗?”

这话说得太好了。辞灶辞的,从来不是哪路神明,而是我们对朴素生活本该有的那份敬畏;灶火照亮的,也不是褪色的神龛,而是代代相传的人间温暖。在这个飞奔向前的时代,或许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样片刻的停留——在某个冬日黄昏,为那些看不見却始终存在的美好与想念,安静地点一炷心香。

那缕穿越千年的炊烟,依然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屋檐下,静静地,袅袅地,升起来。

辞灶除旧迎新年

◆ 王兆贵

塘。自那时起,灶火就不单意味着熟食和温暖,更成了家族香火延续的象征。《诗经》里“殖殖其庭,有觉其楹”所描绘的,正是炊烟袅绕、门户兴旺的太平景象。

隔壁的老厨子大爷常说:“看一户人家的灶台,就晓得这家的日子过得好赖。”灶台得干净,可也不能“新得发亮”——那反显得清冷,少了过日子的热乎气。最好的灶台是让烟火慢慢熏出种温润的微黄,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滑,那是三餐四季沉淀下来的光泽。

所以,辞灶前的大扫除,就有了特别的意味。这不光是扫掉屋里的灰,更是要拂去一年的烦闷与不顺。女人系上头巾,把锅碗瓢盆全搬到院里,用碱水刷得锃亮。孩子们则抢着刮锅底的煤灰——那乌黑油亮的灰可是好东西,来年撒到菜地里最肥。这一通忙活,让冬日清静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仿佛灶火那热腾腾的劲儿,已经提前漫开了。

各地辞灶的吃食,拼起来就是一幅幅味觉版的中国地图。北方重在面食:山东的“灶饼”上头留七个孔,说是给灶王爷指路的北斗七星;山西的“灶糕”做得格外甜糯,生怕灶王爷“嘴不甜”;东北的粘豆包,金黄的皮儿裹着红豇豆馅,一个个胖嘟嘟地排在盖帘上,像等着出发的小元宝。

南方则显得更精巧:苏州的“廿四团”用糯米粉捏成,有馅的自家吃,无馅的供神;宁波的祭灶果非得拿红绿丝点缀,盛在黑漆描金的高脚盘里才

够郑重;广东的炒米饼,咬下去“咔嗒”一声脆响,老话说这声响能传到天上,给灶王爷报个信。

最怀念的,是邻居大娘做灶糖的手艺。她从腊月廿一就开始忙活,把麦芽和糯米细细熬煮,等锅里冒出琥珀色的糖浆,便用两根竹筷反复搅拉。糖浆从黄晶晶变成乳白,最后在她手里拉出千万缕丝线。这活儿极考验耐性和巧劲——拉快了易断,拉慢了又凝不住。她的手在氤氲的蒸汽里起伏,像在弹一首安静的曲子。

如今,时代变了。煤气灶、电磁炉代替了柴火灶,高楼公寓里难寻灶台的踪影,传统的辞灶习俗也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变了。

在北京的胡同里,偶尔还能看见一些老人坚持着老规矩。他们把印着灶王爷的宣纸贴在集成灶上方,供上从超市买来的芝麻糖,嘴里依旧念念有词。只是那糖像常是打印的,鲜亮